

科里老董要死了。
我们几个，一起去医院看他。

老董已经不能说话了，肝硬化引起的肾衰竭。人瘦得很可怕，也很可怜。那样一个好活的大活人，围棋书画，样样难不倒，才不到五十，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？这条黄土路上，真叫恨哪！

一会，医生又一次发出死亡前的报告。

家属慌成一团。

我们也很难过。

过了一会，老董又回光反照，微微地在氧气罩里，一翕一翕地，很想说话，可就是说不出来，非常难受的样子。

这时，我们好像才真正觉得语言的宝贵。

周围人，都在猜想老董要说什么话，他一句，你一句，用细细的声音问他，是不是这个，是不是那个。

老董似乎还有些听觉，等听懂了周围人说的两句话，马上很沮丧地把眼皮耷拉下来，周围人胡猜的，根本不是他心里要说的话。然后，他拼尽全身所有的力气，慢慢地，从袖口里伸出两个鸡爪儿一般的指头来。

周围人一看，马上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新的理解。

老董大儿子一看，马上很虔诚很懂事地哭上前来说：“爸，你放心好了，你那两千块钱，我一定给妹妹一半。”

老董听了，眼皮又一翕

拉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又重新伸出两个指头。

这时，老董老伴马上推开众人，抢上来，抓起老董的手，轻轻地问：“你是说，两年后，我咋办？放心，我一个人能过。说着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地哭起来。

看老董的表情，他也不是这个意思。

这个场面，倒使我想起《儒林外史》中，那个张员外临终前伸出两个指头的细节。不过，那个张员外伸出两个指头，是舍不得头前长明灯点双灯草，费油。而老董伸出两个指头啥意思？难道是表示一种胜利？什么胜利？他也听说我们“神舟”号，胜利返回地面了？

……

这时，组织部张部长也来看老董，张部长对老董招手，说：不不不，我知道他心里的话。张部长叫大伙住后让，他从包里拿出张盖了戳儿的红头文件，念：

市属各单位党委（支部）：
经市委常委会第23次会议研究通过，董祝林同志由科员升为副科长（非孙铁君之后）。从宣布之日起，享受副科级待遇。

特此宣布。
中共马勺子市委组织部
1999.12.31
张部长念完了，周围人再看老董，老董已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在两千年来最后一天，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

老董

□文/刘殿学

小说

船离开汉江，驶入支流洞河，再行一会，我们会船上岸。沿着一条蜿蜒迂回瘦骨嶙峋的盘山石径，一步一步地攀爬。

山垭口，一个小店，几户人家。一位一袭青衣、脚着船形鞋的秀发女子在柜台前的公用电话呢喃着什么。院屋坎上，石崖上新开凿的一条乡村公路拐了一个弯，顺着山势向上弯去。信步上去，与我们的单姓汉子搭讪着话。

公路下，一条溪沟抱着白色的水帘，在荆棘、杂草中跳过一滩又一滩。我问：“村名水磨沟，是这溪边早年有水转动的木轮子磨坊吗？”

汉子茫然着。

这悠远的时空，旷野的山谷，幽深的溪沟，咋会没有先人们的遗迹和留给后人的故事呢？片刻后，汉子说话了：“水边的磨坊？我不知道，或许没有，或许太早了，没听说过。不过，我们村里的老人们常说，这沟边早年有条蟒蛇，还吓死过个人。”

这空旷的山谷或许真能孕育出这样的故事。汉子继续说道：“听说是北京来的几个大学生，在这沟边搞地质勘探，累了坐在根根树上歇气，楞不知尻子下面的树咋会动了，一看，是条大蟒蛇，学生们吓得就跑，有个女娃脚下没踩稳

摔下石崖就死了。”

叹着气，都不再言语了。这故事，听过一遍，永生也都记住了。走过段石崖，穿过长长的一片树林，路边开始出现一块又一块桑树园，再后来，又出现一块又一块桔园，汉子说：“到了。”

上上下下的石级小路，错落有序的石板小屋，家家门前搭着爬着枝蔓的架棚，棚上缀满着葡萄与紫着黄色小花的苦瓜、丝瓜、绿荫锁着户户的门窗和窗扉。

村人皆音轻柔，婉约、亮丽，有如歌谣，凭着江南人的语调，闲谈，村人们说，先人们是嘉庆年间从江西迁移到这里的。天地悠悠，岁月悠悠，源远流长、亘古不变的口音让人感受到了远古之风，远初之气。

村人房屋皆毛石砌墙，板石盖顶，墙极整齐端正，顶则平稳光亮，厕所、猪圈竟也砌修得精巧别致，青石条台阶，一户连着一户。细看，地畔

永远的水磨沟

□文/杜文涛

散文

相通，房舍相连，有围墙，有门楼，有祠堂，屋舍破旧，有的已斑驳坍塌，但古砖夯土遗迹犹在，描画着先时连环宅院的辉煌。

村人大都姓单。建筑群人称单家院子。院内屋舍成群，曲径通幽，院外坡宽地平，溪水流淌。宅院毛石砌墙，没有小石支垫，没有泥灰沾结，不斜不歪，端正半实，两层楼高的老屋门窗已腐，墙体却安然屹立。

惊讶于石墙的古老和坚固。一长者道：“知道当地这句古话吗？‘曹家的翎子，卢家的女子，单家的坎子。’曹家做官人多，卢家的女子漂亮，咱们单家的石头坎子砌得这叫一绝，名声大着呢。”

聚族而居的大院，书写着历史的厚重，展示了岁月的风雨。如今，单姓后代大都走出大山入城居住了，有的成了富庶商贾，有的做了学问，还有一位，承继了先祖的技艺风范，进城任了城市建设局的局长，把历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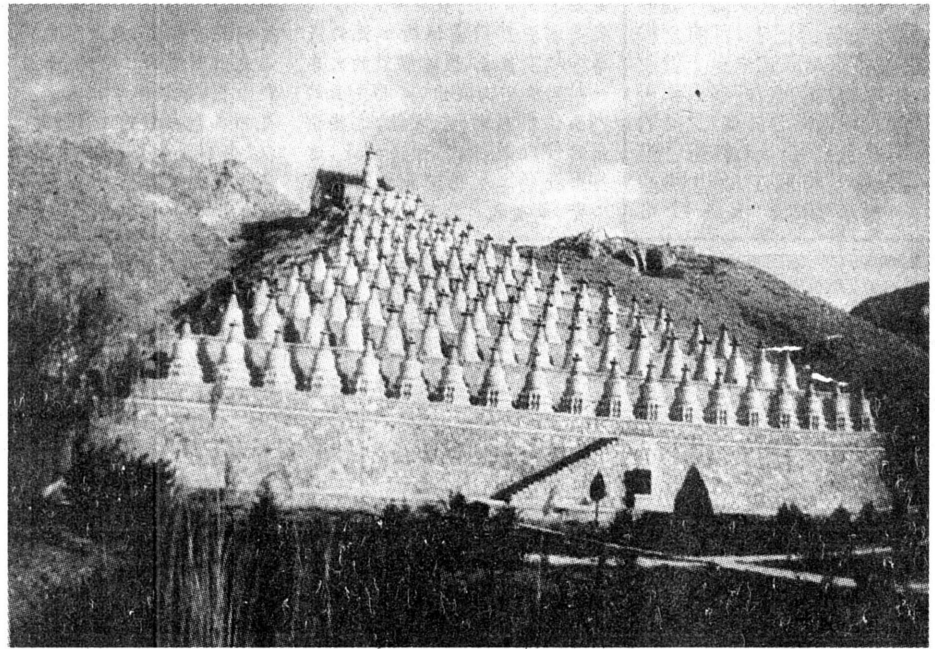
的怀想，先人的志向，穿越时空，展示在了今天的高楼林立中。

夜晚宿在一精神矍铄、红颜皓首的长者家中，室内摆设有序，铺陈洁净，农舍石屋，却有股书卷儒气，四壁字画琳琅。显眼处，木格窗棂下的窗台上摆着一个平底方盘，里面盛着清水，坐卧着一尊尺许大小的石人。半坐半躺，大大咧咧，就象在自家后院里晒着太阳，吸取着生存生活的原动力，守着一方纯净的气脉。老者说，石人是30多年前修房挖地基时挖出来的，单姓人叹为神奇，视为族人的图腾崇拜虔诚地供奉至今。就近细看，石人天然成，鼻、眼、嘴、耳皆有，尺度合宜，凹凸有致，形似，神似，洋溢着一种神秘的色彩，让人似乎置身在生命初春的某个驿站，弥漫着一一种混沌的冥冥之气，触摸着半凝固的宇宙之魂。

在石人面前，我傻傻地站了半天。

石人，没的疆域，没有语言，然而却悄没声息的繁衍至今。面貌谦恭，平静如水，诠释着生命，长存着永恒。

人进化而来。石人呢，有孕在身在哪一年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东西并不多见。石人，便是一个！



宁夏一百零八塔

张磊 摄

散文

□文/刘忠侠

九寨沟印象

翻过一座又一座山，绕道又一道沟，经过近两天的颠簸，终于到了我们向往已久的九寨沟。

耸立在眼前是崇山峻岭，广告牌上却打出“人间仙境”、“童话世界”的字样，觉得言过其实，想着不过和一般风景区一样树多水多罢了。

进沟不过一百米，顿觉空气清新，沁人心脾，一路上的疲累被涤荡得一干二净。坐上绿色环保车，沿途的景色一下子吸引了所有游人，无不啧啧称赞：“太美了，太漂亮了！”碧玉般的湖水，白浪翻涌，气势磅礴的瀑布，高耸入云。苍劲挺拔、茂密丛生的树木，还有远山的积雪，湛蓝的天空都深深抓住了游客的心。

由于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含矿物质多少和种类不同，因而形成了翠绿、墨绿、天蓝、靛蓝等不同色彩。从高处下望五花海，犹如一只孔雀开屏，水的色彩使孔雀“羽毛”五彩斑斓。孔雀身子和头部中间有条天桥，桥上的行人充当了天桥这串项链上的珠子，远远望去“珠子”在动，清风徐来，“羽毛”在摆，整个孔雀在舞，煞是奇特。站在桥上俯身审视，游鱼成群，如在空中游弋，无所依托。四周青山倒映水中，虚景更胜实景，会让人有种鱼在空

中游，鸟在水里飞的幻觉。熊猫的景色更为有趣，特殊的地质构造和水质，活化了三只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，我真想摸摸这世界级珍稀“动物”，可又怎忍心破坏它美的存在？水中不仅藏有“熊猫”，还有数只乌龟和一条镇海的“卧龙”，甚至水中还能激荡出簇簇火花，这就是“卧龙海”和“火花海”得名的原因了。

如果说海子为九寨沟增添了秀色，那么处处瀑布更为它增添了无限活力。流水在特殊的岩溶地形中冲撞、激荡、翻滚，奔涌形成团团浪花，在日光下熠熠闪光，成七彩色，如撒落的颗颗珍珠，想拾几颗作为纪念，这又是怎样的痴心妄想呀？只能按快门，按下镜头，将自己和这宜人景色融为一体，难怪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导演不顾年老体弱，不顾严重的高山反应而选这“珍珠滩”作为外景拍摄地，她的眼光的确是不错的。

要说“珍珠滩”瀑布落差小，不够大气，那随我到“诺日朗瀑布”和“树正瀑布”去。站在瞭望亭上望去如缕缕白绫悬挂山间，听去如玉佩撞击清脆悦耳；走到跟前水雾空蒙，如钟鼓轰鸣，如龙咆哮，如万马奔腾，竟有“冰崖转石万壑雷”的气势。

这里的水让人神往，这里的山让人痴迷。到处是一派葱茏。松树、柏树参天耸立，灌木从爬满山坡，红桦树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，它可真是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啊！迎春木没有它红得艳丽，却是最早将春的信息带到人间的使者，属稀有树种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置身如此仙境，感到大自然是那样神奇，人类是那样渺小，它让游客流连忘返，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想法：把看到的美景告诉所有的人，等孩子长大了，在金秋十月带着她再来九寨沟，据说十月的九寨沟更迷人。



汪民 摄

孤岛不孤，老兵相伴；老兵不老，今年二十。

老兵姓徐，名叫边防。一身黝黝的皮肤透散着几分山东人特有的灵气，一张有点稚嫩的脸上始终挂着坦率、朴厚的笑容。

老兵还是新兵时，岛上杂草丛生，一片荒芜。方圆几里外只座落着几间矮矮、破旧的农舍。每当天一亮，老兵就挎着军用包，带着一天的干粮沿着唯一一条从营房延伸到远方的路，走村串户为渔民办理手续，整天都泡在《出海船舶户口簿》、《出海船民证》、《暂住证》等细小的证件中。老兵自十六岁穿上警服踏上岛，成为岛上一兵后，就一直没离开过岛。

轮到老兵探休时，指导员找过老

兵，对他说：“你回家看看父母，好好尽尽孝心。”老兵说：“指导员，岛上需要我，我现在不能走，我想父母在家里会理解我的。”指导员拍拍老兵的肩膀说：“花开花落，春去冬来，一转眼，四个年头已在日常的琐碎工作中过去了。指导员紧握着老兵的双手，坚定、沉着地说：“老兵，我命令你回家一个月，回家要好好孝敬父母。”

老兵马上立正，回答“是”，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一转身就跑进了营房。

当老兵背着行囊，站在正驶向深远处对岸的渔船上时，情不自禁地回头来望着那座孤岛，嘴里在不由自主地说着：“孤岛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会永远与你相伴的！”

□文/王灵伟

孤岛·老兵

散文

村长叫黄翔，其实并非一村之长，而是我们厂在去年庆祝建国50周年时编排的舞蹈《抗洪勇士》中的剧中人。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工厂子弟，黄翔竟把个一村之长演得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特别是在剧情高潮时，“村长”第一个带头跳进洪峰，用村长特有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带领“全村”男女老幼同“解放军战士”一起筑成了钢铁长城抵挡洪水袭击，再现了九八抗洪勇士大无畏的真实场面，感动得满座观众掌声雷鸣经久不息。演出结束后，该剧评为一等奖。观众说，黄翔的表演貌似神似，要评最佳表演奖，一定是村长黄翔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，村长黄翔和《抗洪勇士》剧中人们并不洋洋得意。他们只把此次演出当成是维修生涯的一次点缀，一点花絮，一点可资日后津津乐道的“话把子”。庆祝盛事一完，他们又将转入紧张的维护工作中。甚至“烈士”和几个“村姑”们奢望休息半天，“指导员”斗胆建议庆祝一下的愿望都未能实现。班长老拐一句话：“烧包，回去干活！”说毕眼睛在一群人脸上剐了一遍，搁在黄翔脸上。一群曾在舞台上神情激昂、斗志咄咄的“勇士”们，透迤迤迤

离开了四道大幕深红木地板的舞台，乖乖回到一穷二白的维修间去对付那些面无表情、呆头笨脑的机器。在班长面前，他们必须服服帖帖。他们知道，班长不喜欢花里胡哨的假把戏，班长爱较真。班长曾是真正的抗洪英雄，他的残腿、老拐的号叫，就是最好的见证。

活计接踵而来。村长也不是村长了，烈士、指导员、村姑村夫们一下子改头换面都成了工人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机器”人——伺候机器的工人。

转眼到了年底。腊月二十三日下午，班长老拐接到供暖车间电话告急，说暖气管道大量泄漏。以往这高难度、拼性命的活都是他亲自来。今天他却鬼使神差点了黄翔的将：派黄翔带烈士和指导员三人去处理。三人到现场一看：操！不得了，近百度的水汽“咔嚓”地从管道爆裂处喷射十几米远，溅在配电间的仪电控制盘柜上，直打

□文/刘章建

村长

小说

火花，紧靠唯一的闸阀完全罩在水汽的封锁线上，丝毫不得靠近。情况危机，稍微延误可能酿成一场大事故。黄翔急了，脑门一发热，指着烈士和指导员：“脱！”两个人急猴猴的脱去外衣，冷不丁没听懂啥意思，盯着黄翔村长的脸上找答案。见他风风火火扒下棉袄，两人才“通上电”，赶快解扣。

……黄翔抱着三件军式小棉袄奔向蓄水池，把棉袄摁在水里浸得透湿，脸上裹一件，腰间围一件，最后一件黄翔当胸一兜，两手往袖筒里一伸，双臂上扬一振，安排停当。

烈士和指导员一脸青灰，拌拌擦擦僵在寒风中。他们看见黄翔象一头水淋淋的大马哈熊似的扑向水汽中间，被喷薄而出的水汽罩住，淡化成隐隐约约的一张旧布片，飘来飘去，渐去渐远，直至隐没不见。烈士和指导员心里一阵悲鸣，剧烈的心跳响鼓般地敲

小俩口打架不记仇

吵他个鸡飞狗走
骂他个六亲不认
砸他个碗碟横飞
打他个头破血流
声嘶力竭
大打出手
这就是小俩口激烈的战斗

吵过后风平浪静
骂过后云散烟消
他给她擦去眼泪
她给他包扎伤口
相视一笑
恩爱依旧
这就叫小俩口打架不记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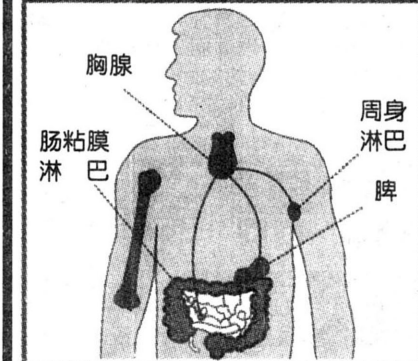
烟

□文/张经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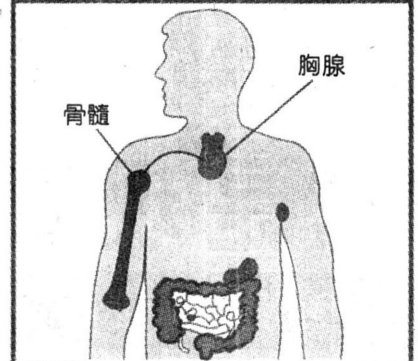
不造它
他就得流落街头
吸上它
你就得遭塌咽喉
一家得利万户
损害健康把财丢
一头喜
一头忧
福祸一体难回首
利害相连谁该休
制者悠悠
品者忧忧
幽幽
何况忧

诗二首

迪赛 (河山胸腺肽) 细胞免疫 防病治病 国家级新药高科技独家产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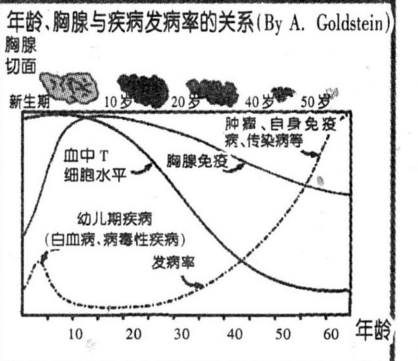
胸腺是人体的免疫中枢，人体脾脏、淋巴等免疫组织中的T细胞来源于胸腺，胸腺的机能状况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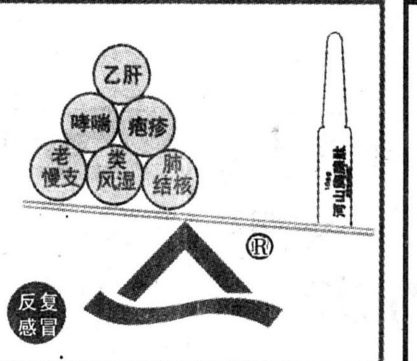
胸腺肽是胸腺上皮细胞的分泌物，它可以由骨髓所提供的干细胞转变为T细胞，是T细胞分化、发育所必不可少的要素。



T细胞是人体的一类主要免疫细胞，人体的免疫即对病毒、病菌、肿瘤等抗原性异物的警觉、识别和杀伤作用可以通过T细胞去完成。



胸腺与健康当胸腺尚未发育成熟或萎缩时，胸腺肽分泌不足或减少，T细胞免疫水平低下，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明显升高。



河山胸腺肽应用于人体后，可明显提高机体T细胞水平和功能，调节免疫、预防感冒，对乙肝、哮喘、心肌炎、类风湿等疗效显著。



迪赛片即河山胸腺肽片是国家重点新产品和陕西省名牌产品，服用方便，疗效确切，特别适宜于婴幼儿及中老年人调节免疫、防病治病。

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(西安长城制药厂) 电话:(029)6249351 传真:(029)6268337 陕卫药广审 200007225号